



赵 偃生 文 集

第一卷

- 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
- 山东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赵偃生 高昭一合著)

乃正题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兰州大学出版社



褚德生文集

第一卷

陈大鹤书



● 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 山东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赵偏生 高昭一 合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俪生文集·第1卷/赵俪生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4

ISBN 7-311-01966-4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俪生—文集②史学理论—文集③历史—研究方法—文集④农民战争—战争史—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43 号

赵 俪 生 文 集

第一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6.875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插页:4

字数:418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7-311-01966-4/Z·29

定价:平装 180.00 元
30 元

PDG

序*

金景芳

赵俪生先生是当今名教授,现任职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原籍山东安丘,1917年6月14日出生于一个声名藉甚的家庭。先生之父是前清秀才,伯父是清进士,兄弟二人俱擅长填词及书法,有名于时。先生幼颖异,出就外傅后,每逢考试,辄冠其曹。年未冠,即考进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由于早岁在中学受过进步老师宋还吾、郝荫潭的启迪,倾心于无产阶级革命工作,适值抗战军兴,于是离开清华大学,到山西太原受训,参加第二战区总动员工作,既而参加部队,在晋西北和晋南转战了两年半。1939年因病脱离部队。自此以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今。

* 此篇原为《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的《序》,现移置于此。

在学术上,先生是从新文艺开始,由于外语基础好,先后翻译英、俄、美、日文学作品多种。以后,偶尔自图书室中借到全祖望的《鮚埼亭文集》,读了以后,受到触动,遂转到史学上来。实际先生博学多通,才、学、识兼长。先生平生用力最深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两部著作。在先生的论著中,我特别欣赏先生在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中提出的四个专题:

其一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间的差异;

其二是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

其三是农民起义与民族关系间的关系;

其四是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

先生在土地制度史著作中对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的看法,我也特别欣赏。例如先生说: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指公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中的遗存。”“在人类公有制阶段中,私有制的萌芽早就存在了;而在私有制阶段中,公有制的经济形式一直有遗存。”“这种现象告诉我,当时无论什么私有制或国有制都不成熟。都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笔直而又笔直的。”

“近三十年的史学著作中,总把私有制一开始到其成熟,描写作是同等的凶恶。这是非常之不合历史

主义的。必须指出：私有制有其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

“我从阅读《费尔巴哈论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中，才懂得了所有制衍变发展的全史。国家所有制在前，而私人所有制在后。这是我明白的第一点。国有制由部落所有制而来，而且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点局限，即第一，属于私人的只是‘占有’，它的含义远较‘所有’的含意为浅；第二，即使占有，也主要指‘不动产’（土地）而言，至于‘动产’，还处在法律未予明确处置的地步。这是我明白的第二点。等到动产、不动产都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的时候，那已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对于‘物’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包括使用它、滥用它、甚至毁灭它。这是我明白的第三点。”

“那么让我们来对照我们中国的历史，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对其使用、滥用、甚至毁灭的权力，在社会公认的情况下，在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现过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社会一直带有‘亚细亚’色彩的原因。至于为什么这样呢？我也从上述经典著作中得到启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纯粹的私有制之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古老共同体（即公社）从实质到形式，统统被抛弃了；二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影响，都已消

除。”

“上述两点，虽然不曾在旧时代中国历史上大量出现过，但我们把这种理论遗产，翻过来就是方法。从此我立志，要在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悉心检查，看共同体形式抛弃了还是未曾抛弃？抛弃净尽了还是未曾净尽？还要看国家权力的影响消除了还是未曾消除？什么情况下弱一点，什么情况下又强化起来？我发现，照这两条检查下去，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可以得到解释，魏晋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宋和宋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得到解释。我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索，才写出我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来的。”

还有先生论东西文化，也有独到之处。例如说：

“从孟子到王阳明，这自然是一种偏。偏向‘内’而未曾专门去对付‘外’。这与西方恰成对照。西方生产力发展不受阻，人们向有广阔天地，所以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一日千里。可是他们对于‘内’则不足。”“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久历史段落中互补。说互补，就是说不能互相代替，不能把儒学硬搬到西方去，也不能要中国‘全盘西化’。”

以上各点，我是从《学术自传丛书》、《赵俪生自传》中

移录过来的。我初读时,即惊叹不已。我认为,这是作科学研究从具体事实升华为纯理论,不是穿穴载籍,并有高度的抽象力是办不到的。这真正是寝馈功深,甘苦有得之言。

我识先生于先生耳顺之年,真是相见恨晚。先生少我15岁,缔交后,丽泽互益、情投义合,我常视为畏友。

先生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坏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羈勒,盖其天性然也。

今年喜逢先生八秩华诞,群弟子争相撰文,勒为一集,作为纪念。先生则回首前尘,感慨颇多,顾念科学研究是先生数十年心血所注,因此自选平生论文精品十六篇,四十余万言,总为一集,交付出版社印行,以饷读者。

我忝与先生为友,以笃老,不克趋前称觞,谨将先生数十年生活概况书出,弁诸简端,以当芹献。

自序

这篇序文，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邀请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他熟悉我垂爱我、而我又终生尊重敬仰他，请这样的人来写。但是，自两个世纪交替之际，前前后后，这些人纷纷下世去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所以编辑部就自然而然把这任务派到我本人头上来了。

但这有困难。别人写和自己写，口气就完全不一样。老先生写的口气，不免带些勸勉和鼓励，或者再加一些指摘和置疑。自己写就不行，只剩下（恕我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词汇）交待和检讨了，而这样的文章，不久前我已写过两篇。

一篇是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俪生史学论文自选集》写的《后记》，一篇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命意而进行的一次专访答辞。至此，已没有什么需要再交待和检讨的了。现在来写这篇《序》，就准备以上述两文为基础，尽量避开重复的可能，用新的心情笔触，来

概括一下我这一生既适应大时代又努力自我塑造自己的全部过程,一是给后代学人留下一点求教的遗念,另一是给本书读者提供一点阅读全书的“楔子”。

按照一个人头脑发育的自然过程,我是先接触了词章,而后晚一步又接触了逻辑和分析的。前者不免就是读一些唐诗、宋词、古文和传奇故事,这大概是 15 岁前后的事。到 17 岁前后,通过数学证恒等式、解方程式的操作,加以外语语法分析的锻炼,培养了一点逻辑分析能力,这才慢慢走上了写点东西和做做学问的漫长道路上来。

进入史学,已经是 24 岁了,所以我检讨说,“晚了点”。为什么进入史学,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作为进门的引荐,我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龕集》,二是全祖望的《鮚埼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我被这几部书勾引的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我梦想有朝一日我会像全祖望写张煌言那样,像钱牧斋写孙承宗那样,写出我自己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这就是立志了,立下很大的志,终身的志。

光搞人物不行,还要搞社会,搞古代社会、地主的社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革命成功后理想主义逐渐实现的社会。这样,就不能单靠史料了,还得搞理论。所以搞理论史学,不是哪个谁像填鸭一样填进来的,是自然而然演进来的。这就自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社会发展史。

但当时的主流不是理论,而是考据。他们主张史学是若干细小问题的解决,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至于“理论”嘛,那只是大哲学家们的幻想。这话说的很客气,说白了

就是理论只是狂人们的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辩一辩了。我的辩词见于上述《史学自选集》的《后记》，兹不赘。

史学结合理论，又产生出若干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教条主义。对伟大理论家的论断不是活学活用，而是生搬硬套，套框框。举两个例，对传统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具体分析，而是施行一种剪纸帽的办法，唯心主义一顶，唯物主义一顶，非此即彼。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就这样被排除了。再如社会的发展，纯按照西欧的模式（不考虑东方特点），划为五种生产方式，一个衔接另一个，单线传递，排除了社会形态的可能有跳越和迟滞的现象，排除了复线传递的可能。这就说明，史学结合理论以来所产生的麻烦。幸亏有学术争论，经历后半世纪悠长的岁月，这种弊病总算得到了某些克服。

但说来不幸，时下有些人不是帮助克服弊病，而是全部抹黑。在我来说，我是1949~1979这30年史学大流的参与者，因此，我既不能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而锦上添花，又不愿眼看着自己亲自参加过的事业被说的一塌糊涂。不能用“欧州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帽子强暴地扣到这30年事业的头上，记得《圣经》中有一段说，上帝吩咐魔鬼进入猪里去，猪就闯下山崖，跌到湖里，淹死了。我读了时下文章后经常自己默声责问自己，“难道我们都是猪吗？！”

“欧州中心论”和“东方主义”应该有两种诠释。一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范畴内的，意思是说，只有我们西方是人类中最先进的，你们东方是低一等或者低几等的民族，活该被我们征服、杀伐、或者奴役。这些东西无疑是

反动的。

但还有另一种。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尔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就钱吃面”。我常常幻想，假如 19 世纪初就有《史记》、《汉书》、《左传》等德文译本或英文译本摆在马克思老人家面前的话，他会写出另外多么辉煌的大著来。他会写出多么更全面的东方特征。

他没有写出来，是时代的局限，不是谁的错误。我们继承了这些，发扬了这些，也不应当被认为是我们的错误。错误是我们这些当代人在发扬过程中自己做出来的，不能归咎于理论导师，更不能上溯到鱼龙混杂的“欧州中心论”和什么“东方主义”。这简直是挂不上边。

我就是伴随着这样的时代潮流与时共进的。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治过北魏、北齐、北周以来的北朝史，治过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治过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这两家思想的互补与交融。童书业说过，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他的“老营盘”就是春秋史和《左传》。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又如捻军作战“倏忽驰骤”。这不好，不好在于落不下大根基；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局限于一隅。我这个做法，做着做着，到老来，就渐近于哲学，至少是历史哲学。

到头来，就剩下这六卷书了。“知我者其在《春秋》

乎?! 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留给大家评鹭就是了。至于我本人,无复他求,至此已可瞑目。

还要说自己的一点感情。六卷中我最爱翻第六卷,因为那里面贮藏着我少年时的一点文采。现在再看,仿佛感到非常遥远,非常遥远了。其次是第五卷,里面记载了我一生坎坷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我奇怪,为什么人世中有人提倡恨人、害人。至于学问,我欣赏第二卷中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因为它呈现了自己的一点点理论修养和能力;还欣赏第三卷中的《王山史年谱》,这是部赌气的作品,考据家嗤笑我不会做考据,他们自诩“一部年谱起家”。好,我也做一部年谱你看看。

我在兰州大学,转眼已45年了,时光过的真快。在一篇小文里,我学着孟获的腔调说“东人不复返矣”。感谢校领导,拨款助我出书。要特别感激我的老学生王劲教授和汪受宽教授,带起各自的研究生在编辑和校对本书方面,尽了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的总编张克非同志、责编刘永明同志和美编张友乾同志,他们在初校、末校、安排版面和美工设计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赵俪生

2002年2月16日、壬午大年初五,写于西郊
兰州铁道学院之4号楼,时年八十有六。

目 录

序	金景芳(1)
自序	(1)

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	(3)
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	(13)
论历史科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9)
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 ——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问世一百周年而作	(25)
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	(43)
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57)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	(67)
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	(71)
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75)
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	(79)
我和顾炎武研究	(84)
关于两门专史研究的回忆	(94)

读书一定要读序跋	(102)
自学成才从谈	(105)
我对中国史学界寄有厚望焉 ——答《史学史研究》学者访谈	(110)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

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	(123)
秦汉三次农民起义的比较	(132)
“宗人”与“赘人”	(148)
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155)
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	(175)
北宋末的方腊起义	(191)
南宋初的钟相、杨么起义	(200)
南宋金元之际山东、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	(211)
附篇：记卢兼三同志关于“红袄军”遗址的来信	
明初的唐赛儿起义	(227)
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点	(233)
“夔东十三家”考	(251)
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	(261)
试略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	(270)
论唐末农民大起义之更深远的社会意义	(277)
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	(305)
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来理解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 ——兼论历史前进的动力	(329)
综论两宋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 ——兼论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发生的可能性	

.....	(350)
红袄军史事补记	(387)
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二题	(393)
辨两“闯塌天”	(415)

山东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赵俪生 高昭一合著)

吕母和赤眉军	(421)
窦建德和刘黑闼	(437)
王仙芝和黄巢	(456)
杨妙真和唐赛儿	(476)
毛贵和徐鸿儒	(493)
于七和榆园军	(506)